

● 黃熾明

浪人，不免叫在俗世浮沉的人嚮往其中的浪漫，因為他們是超然於俗世的。

我們所理解的：人都太習慣於群體生活中的社會價值和既定角色，惟有遇上個深廣的撼動，才會往不是人群走動的仄徑去。這撼動總是一些矛盾，是感情嗎？人的感情都太柔細，境遇有時都太無奈，剪不斷理還亂時就乾脆逃去；再適逢時勢造英雄，就建構成多少亂世的英雄兒女故事。感情的事常是複雜得過於人所能承受，而大是大非的家國事就簡單得多了。在揮不去的受苦中，與其是綿密感緒的煎熬，倒不如豪情地把性命豁出去。無論他是怎樣愛動腦筋的人，此刻只想麻醉腦筋，動起手腳，浪蕩江湖，傲視俗世。這樣塑造出典型的浪人。就做個危石吊坐的攀岩者，或是沙漠的獨行者——無論他是怎樣智慧的人，最終都任由自己激越地橫死，甘心把性命交付予物質世界。

有些浪人很偉大，是萬古中的鳳毛麟角，超凡的恩賜和召喚在他們身上出現。他們是聖賢豪傑，在人群中無條件的奉獻，負起人群的一切，但誰又會知曉他們對人群的透識和人生的了悟？

但大部分浪人都只是人群中平凡的一個，就算要遠離也只是片刻，而在人世間的邊緣作冷眼觀。所謂「難得糊塗」，是因為平時都要精明，不得差池；「糊塗」是個空間，就是不經意地跌出紛繁瑣碎的俗務外，於是趁機來個反叛，希望抓著一個心靈的小窗口，而不奢望有廣袤的天地。這種浪人最多，但在人群中畢竟還是極少數的。聖賢豪傑的心智都是超凡的，可以遠望，凡人們卻不敢去作太多了解；而凡人們更不敢求外來的撼動而成為浪人，因為人都是趨吉避凶的，都在才情的限制下，放不下生計而在俗世中打滾。但叫凡人嚮往的正是因著這種人數最多的浪人——融在生活中，活在人群中，在豪情與偉大之間找緊片刻的浪漫。他們是靈修者、退修者、短宣者、業餘嗜好者；在入世與出世之間，作為平凡人在人生意義上的摸索者。

信仰對我們的呼召就是來自這人數最多的浪人，使我們對這種浪漫的嚮往吧！作為信徒圈中的，幸好這圈子在香港還是佔少數，所以可以浪漫起來了——如果信仰不是生活風格 (life style) 的超然，還有什麼更落實的呢？然後是逼不得已的撼動，然後是超凡的恩賜和召喚去作更偉大的事……

(作者於荃灣堂聚會)



浪人一族

本期由朱綽婷出題，下期由黃熾明出題，題目：「玩偶」。

● 朱綽婷

最近到紐西蘭的皇后鎮遊玩時，認識了麗可。

麗可原本是溫哥華一所中學的生物老師。年多前，她夥友人到皇后鎮旅遊，就在短短兩星期的旅程中，愛上了這裡的陽光山色與湖泊，加上她已厭倦了校曆的作息，遂決定留下來與旅客穿梭於冰山的縫隙中，講解冰川的結構與歷史。

興之所至，麗可會從湖裡撈起冰塊如獲至寶的把玩，教我們如何從顏色與剔透度辨別冰的年紀。見她對當下的生活如此投入，心裡希奇她可會想家？「會，但也不打緊，因為這兒不是我的終點站，出來走走看看，最後我還是會回家的。」

或許，當我們對千遍一律的生活日程生厭時，都曾興起求變或「出外走走」的念頭，只是有些人在起行時，已很清楚自己的終點在哪，一段時間後，便回到原來的軌道上。又有好些人，由出發一刻開始，便不斷重複著離家與歸家的循環。但最惋惜的，是遇上一去不回頭的人。麗可的回應教我想起身邊的她。

離開教會已好一段日子的她，每當朋友談及信仰的種種，都是嗤之以鼻，以過來人身分細數教會的不是。然而，每當面對風災海嘯、病變肆虐等教人深思生與死的新聞時，她又會向厲言抨擊基督教信仰的朋友苦口相勸。好幾次，以為她已燃起回家之念，她卻說：「若離開是為了看更多的風景，回家又是為了什麼呢？」

憶起曾經「離家出走」的日子，最愛就是跟教會的朋友大唱反調，直至在顛簸路途上飽覽風景，跌撞得焦頭爛額，才明白不一定要等到教會架構完善，不需要等自己進化成完全的聖人，更不用等自己表裡不一的疚歉都消滅淨盡才回家；因為天父所在乎的，僅我們本人而已。

好比新約裡的浪子，當他可以誠實地面對自己的景況，同時也看到一個事實，無論他的日子如何，父親仍會無條件地歡迎他接納他，讓他可以有地方歇息休養。只要我們願意，就是路上的風霜把我們的面目撲打得模糊難辨，天父仍會把我們認出來，再重新陶造我們的生命。

回家，理由很簡單，因為有愛

(作者為「家庭基建」教育及出版經理)

靈思一刻

不要灰心

● 謙柔 (荃灣堂)



「神的國，如同人把種撒在地上。」



黑夜睡覺，白日起來，這種就發芽漸長，那人卻不曉得如何這樣。」(可四26-27)



所以……不要灰心